

天鹅入梦时

天鹅翩跹·城韵悠长

□孟德全

天鹅之城的浪漫是黎明的粉紫色

□悠晴

前夜的灯火已褪去。这是初冬的一个周日，三门峡的黎明，空气带着天鹅湖畔特有的湿润，混着草木清香。那道粉紫色，从东方的天际缓缓晕染开来，清新温柔，让整座尚在沉睡的城浸在这片光晕里。

2025三门峡马拉松鸣枪开跑，7000名跑友齐聚。天边那抹粉紫色，不像朝霞那般浓烈，带着将明未明的温柔。跑友们的衣裳，似乎也浸透了这晨曦的颜色。涌动的人潮，像一条苏醒的河，开始在城市的脉络里流淌。

城市的浪漫，在奔跑中萌生，而那道粉紫色，成了最忠实的底色。它落在青龙洞河的护栏上，洒在志愿者的衣衫上，甚至飘过一片粉黛乱子草花田，在一双双从湿地飞起的天鹅羽翼上。而那份独属奔跑者的浪漫，也在此时悄然降临。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一路的奔波与坚持，凝固了关于奔跑与浪漫的印记。

城市的肌理，通过单调重复的步伐，一寸寸清晰传递，带着体温与重量，显形于沿途的风景。奔跑者和这个城市的人，与这座城市，产生了一种短暂而深刻的联结。动与静的极致对比中，奔跑者被这方水土宽容地接纳，成了清晨画卷里，一个动态的笔触。

人们说：“因一场马拉松，爱上一座

城。”并非因为这座城市有多么完美的风景，而是在你最脆弱、最真实、最执着的时候，它用这样一种极致浪漫的方式拥抱了你。

终点处，天空已是一片湛蓝，奖牌在阳光下流转着温柔的光泽。远处，黄河依旧静静流淌，见证着这座城市年复一年的浪漫约定。

当一座城市愿意为你调配出这样独特的粉紫色黎明，当它把最温柔的一面都铺陈在你脚下，这种被珍视、被懂得的感觉，就是爱的浪漫的凿证。

2025年的“天鹅之城”，用一道粉紫色的光，在奔跑者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在很多个平凡的日子里，这颗种子会发芽生长，把人们与这座城市的羁绊，长成生命里一片不可替代的风景。

而这，就是马拉松的神奇魔法——它让一座城市不再是地图上的名字，而是变成了一种颜色，一种气息，每一个想起都会让人嘴角微微上扬的理由。用双脚丈量过的城市，是立体温热充满呼吸的所在。那些路，跑过；那些景，见过；那些人，我们微笑过。从此，地图上城市的那个名字——“天鹅之城”，于奔跑者，有了颜色，有了温度，有了心跳。

风吹过来，带着大河的味道。一座城，连同它赠予的这个粉紫色的清晨，成了2025年我们共同的、会呼吸的记忆。



一树柿子红

□杨静娟

初冬的风刚掠过檐角，后山的柿树便红成了最热烈的模样。先前还藏在黄绿叶片间的“小灯笼”，此刻随着叶落渐次显露，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它们挤挤挨挨，把橙红与金黄铺展成初冬最鲜活的底色，远远望去，似燃着一簇簇不灭的火苗，暖了寒冽的冬。

这红来得格外温暖。历经秋霜的浸润、冬风的淬炼，柿子褪去了青涩，把阳光的暖意、雨露的清润都凝进饱满的果肉里，红得通透，红得醇厚。有的羞红了脸颊，沉甸甸垂在枝头，仿佛一碰就要滴出蜜来；有的半黄半红，在风里轻轻摇曳，像是还在回味秋日的余温。脚下落叶堆积，踩上去沙沙作响，恍惚间，又听见母亲的声音在风里回荡：“慢点走，踩稳了再走。”

那年也是这样的初冬，母亲牵着我年幼的儿子跟在我身后，三个人踏着晨霜往后山去。母亲的手粗糙却温暖，牢牢攥着儿子的小胳膊，嘴里不停地叮嘱：“不用跑太远，近处的虽然个头不大，但看着晶莹剔透的，一定好吃。”儿子雀跃着穿梭在树林间，仰着小脸数果子，兴奋大喊：“婆婆，摘那个最红的！”母亲便踮起脚尖，用竹竿轻轻一敲，红柿子就“咚”地落在事先铺好的旧床单上，儿子一路小跑过去捡起，擦了擦就想咬，母亲笑着说：“先别吃，刚摘的要放软才甜。”我爬上低矮的枝丫，找了个枝头的软柿子摘了下来，母亲将柿子揭开个小口，递到儿子嘴边说：“来，这样的柿子得吸着吃。”儿子津津有味地吮吸着柿子甘甜的汁液，一脸满足的样子。母亲在树下下一个地接着柿子，偶尔抬头看我，眼里满是担忧：“小心点，别踩空了。”阳光穿过枝叶，洒在我们身上，连影子都带着暖意，那甜甜的柿香，混着母亲的笑声，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冬日光景。

前几天周末，我和儿子再登后山，柿树依旧枝繁果盛，红柿子挂满枝头，却只剩我和已经长大的儿子。儿子学着当年我的样子，爬上枝丫摘柿子，喊着：“妈妈，接住！”我伸手去接，指尖触到冰凉的果皮，忽然就红了眼眶。树下再也没有那个踮脚敲柿子的身影，再也没有那句温柔的叮嘱，风里只有落叶簌簌，像是在轻轻叹息。我把摘好的柿子放在旧床单上，挑了个最红的递给儿子，他咬了一口，说：“真甜，可惜婆婆尝不到了！”一句话，让思念瞬间决堤——当年母亲总把最软最甜的柿子留给我们，自己却顾不上吃一口，如今这甜依旧，可那个递柿子的人，却再也见不到了。

下山时，儿子拎着满满一袋柿子，说要带回家放软了吃。我望着身后的柿树，枝头的红柿子在寒风中轻轻晃动，似在目送，又似在低语。有些思念，就像这柿香，时隔多年依旧浓烈；有些人，就像这红红的柿子，即便不在眼前，也永远暖着岁月，甜着回忆。

流年碎影

童年时家里穷，不能常去赶场，可那份热闹偏偏成了身为孩子的我最殷切的期盼。

那时，从家到县城的山路有十六公里，不通公路，赶场只能靠步行。去的时候挑着红薯、土豆、糯米、蕨粑、山药之类的农家物资；回来时担子就轻了，挑的是换回来的盐巴、布匹、锅碗瓢盆等日用品。县城的街道两旁摆满摊位，有卖服装布料的，有卖农具的，有卖农产品的，还有各种好吃好玩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特别热闹。

每次跟着母亲在集市里挤，我总紧紧拽着她的手，生怕一不留神就丢了。有一回，我真的跟母亲走散了。那天，我看见路边有人修汽车，而那时母亲正腾出拉我的手去整理头上被挤歪了的帕子。我想着就看一眼，便松开母亲的手去看人家修车，没想到一小会儿后回头，却不见了母亲，不知她被人潮卷到哪里了。我没哭，心里却很担忧，便坐到了路边的一堆木头上，盯着来往的人群，眼睛都望酸了，还是没见着母亲。那天即将结婚的大姐和姐夫也去赶场，不过他们去别处买结婚用品了。天快黑时，大姐

母亲的手，儿子的手

□龙立榜

夫找到了睡在木头堆上看天上火烧云的我……后来我赶场再也不敢松开母亲的手，直到十几岁。

后来我离家读书、工作，在县城安了家。县城的街道四通八达，每一段都宽敞洁净，超市、店铺、菜市场随处可见。县城的老街道拓宽了不少，两旁的摊位换成了林立的商店，赶场的人比原来少了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。

前几日母亲说肩膀酸痛，我开车接她到县医院检查，幸好没什么大碍。那天正巧是县城赶场日，从医院出来，我便陪她去市场走一走，母亲已经将近20年没到县城赶场了。如今的菜市场水马龙，喇叭里的录音叫卖声、手机扫码的提示声、推销产品的吆喝声，还有汽车鸣笛声混在一起，嘈杂不已。母亲显得有些惊慌，竟然拉着我的手，亦步亦趋地跟着。那一刻我忽然恍惚，这多像小时候我拽着她的手赶场啊。光阴过得真快，物是人非的滋味涌上心头。

小时候拉着母亲的手，我总缠着她要糖果、钓鱼钩、手

电筒、油炸粑、小人书。母亲想满足我，可兜里没钱，常常百般无奈地看着我。如今换她拉着我的手，我要给她买软糖，她说粘牙齿；买蜂蜜，她说太腻；买双棉鞋，她说款式不喜欢，什么都不买。

路过一个农资摊位，母亲停了脚，让我帮她买了几两白菜种、胡萝卜种和菠菜种。我提议顺便买点农药和化肥，她摆着手不要，说施了这些之后菜炒着没味，不下饭。

走到一家卖寿衣和花圈的铺子前，母亲又停了下来，非要进去看看。她看中了一件蓝底带花团的绸子寿衣，还有一双脚尖翘起来的有云雾图案的布鞋，嘴里念叨着，等她“百年”之后就用这一套。她的眼神很沉静，我心里却五味杂陈，心像被掏空了一样。

走在大街上，母亲突然叫我用手机给她照张相，说以后再没机会去赶场了，留一张她赶场的照片作纪念。我拍照后立马到照相馆洗出来，装了镜框，母亲很满意。照片里的她面色平静，裹着头巾，穿一件洗得发白却干净的传统便衣，身后是新时代的人潮和高楼大厦。

诗路花语

玉米穗（外一首）

□南国民

在北国的大地上，手捧着一颗金黄色的玉米穗
握着你，就握住了生命的琴弦——
爬上黑瞎子岛去朝拜第一缕阳光
登上帕米尔高原去追寻骆驼的足迹
奔往三沙去拥抱波涛的裙裾
赶到北极村去探索极光的神秘
……

握住你，就握住了
蔚蓝的天空和天空中翱翔的大雁
握住你，就握住了
祖国丰富多彩醉人的秋天

韶山红叶

古韶韶山
满山遍野的红，轰轰烈烈
透过蓝天，在白云的缠绕下
放声高歌，山谷回响袅袅不绝
一个小伙掀下快门
一个姑娘撞入爱情
回家的路，弯弯曲曲缀满枫叶
十里长廊，比枫叶还艳的
是青春的笑声

雪落无声处

□崔娅娜

我赏雪，总是用眼的。看它怎样挣出灰蒙蒙的天空，悠悠地，打着旋儿，好像有人抖落一场铺天盖地的杨花；看它怎样悄悄地栖息在屋瓦上，挂在树梢上，把这光秃的人间一一粉饰起来。可是那一夜，朋友却对我说：“你为何不闭着眼睛听一听雪呢？”

听雪？雪掉下来是有声音的吗？我半信半疑地踱到窗边，依她所说闭上眼睛。起初，只是感到有一片极为广大的、几乎是压迫着的静，那静仿佛是有重量的，重重地压在我的耳鼓上，白天那些车马喧嚣、人声嘈杂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被这片静洗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一点残渣，好像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按下了静音键。在这样一种完全寂静的状态之下，我甚至可以听到自己体内血液流淌过血管时，发出的汨汨的细微声响。

紧接着就是那声音。极细极微的，簌簌的，沙沙的，像春蚕啮食桑叶，又像有个极耐心的人，在很远的地方，用最细的砂纸，慢慢磨一块大玉石。这声音太轻，你要是有意去听，它就狡猾地躲开，混进背景里，让你觉得不是自己幻听了。可是你不经意的时候，它又冒出来，充塞天地，这不是某一片雪的声音，这是千万片雪一起唱的，浩大又慈悲的合唱，它们从虚空中来，唱着静谧的歌谣，一直唱到大地坚实的怀抱里。这声音，清冽又温存，像天地之间一场古老的秘密，像不愿被世人听清楚的絮语。正当我陶醉在这连绵不绝的“沙沙”声中时，夜空中传来一声沉闷的——“咔嚓”。

那是从院角那棵老槐树的方向传过来的，一定是皑皑的积雪超出了某一根枯枝能承受的极限，于是它便毅然决然地把它压断了。这一声“咔嚓”，来得那么突然又决绝，就像一句简单的黑色判决书，为一个生命片段画上了终止符。世界好像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连那沙沙作响的雪吟，也好像停顿了一下子。这时，静默变得更加深刻、沉重。就是在这种加

倍的寂静之中，另一种声音，从我身体的内部，清晰地浮现出来：咚，咚，咚。那是我的心发出的声音。

它一直在那儿的，只是平时被外界的喧嚣和杂念厚厚地包裹着。而现在万籁俱寂，它就像擦掉灰尘的宝贝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那沉静又规律的搏动，一下一下地在我的胸膛，在我好已空空荡荡的胸膛里回响。它让我说，即使在这个辽阔的落雪的世界里，我还是一个真实的、热乎乎的人。

我忽然明白友人让我听雪的深意。我们睁着眼睛看雪，看到的是景，是色，是一场繁华热闹、压城欲摧的戏；而我们闭着眼睛听雪，听到的是寂，是空，是万物在这场仪式里渐渐隐身，归于大化的过程。原来雪花飘落的过程，就是一场喧嚣走向寂静的仪式，它掩盖了斑斓的色彩，抹去了嘈杂的声音，它把那个层层包裹的最柔软的“本心”，轻轻放在你的面前。

许久，我终于睁开眼，窗外的雪还是纷纷扬扬地落下，那片纯白的世界在我眼里已经不一样了。它不仅是美丽的，而且是好听的。我能感觉到，每一片落下的雪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微弱的声音，它们正在进入这天地之间最隆重的一场睡眠。

那一声声心跳依旧稳稳地陪着我，也陪着漫天的雪，在寂静中一起回响。



题字：邵玉铮